

长篇小说

回家

海飞 著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回家

海飞 著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回家 / 海飞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3

ISBN 978-7-5339-3949-6

I. ①回… II. ①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1263号

责任编辑 项 宁

封面设计 吴 捷

责任校对 陈 玲
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回家

海飞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开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字数 251千字

印张 17

插页 3

印数 1-30100

版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949-6

定价 32.00元

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谨以此书向抗战老兵致敬

目录

开场

第一部分 逃跑的秋天

- 5 虎扑岭就是我葬身之地
- 15 麻三的地盘
- 21 逃亡之路
- 30 残破的南方兵营
- 41 寻找张团长

第二部分 在祠堂：一九四一年的乱象

- 51 身体里的子弹
- 65 暗夜被水声打湿
- 74 尘世间所有的情事……

第三部分 四明镇的日与夜

- 83 植子，我知道我快死了
- 93 梳头歌
- 99 流水情节
- 107 “黑胖子”和海棠
- 112 水中的女人们

第四部分 男人的较量

- 119 杀马记
- 124 鸡毛掸子的冬天
- 128 凌乱的时光
- 134 青春记
- 137 抢粮记
- 145 告密者
- 152 迷香的夜晚

第五部分 四明镇战事

- 165 火光照亮裕德堂
- 174 小碗的婚事
- 183 代号“回家”
- 197 兄弟们，去死吧！
- 203 临战时光
- 212 四明镇战事
- 233 乘着仙鹤去了

第六部分 回家之路

- 243 场面浩大的回家
- 247 骨灰在风中飞扬
- 251 黄种田来到人间
- 256 回到丹桂房
- 261 植子，我好像是在爱着你

剧终

附录：他们

爱你的家，爱你的父母儿女，爱你的仇人，爱你身边一切的事物，爱云朵、大地、稻谷，以及所有的事物，爱这个世界……让耶莫里娜的光，穿透黑暗。我要回法国了，我要回我的安纳西。

——法国传教士 杜仲

我回家得把我寡嫂棉花给娶了，她实在是太不容易……

——新四军金绍支队老兵 陈岭北

他妈的，老子要回家！回家娶老婆生一堆儿子！

——国军某部三十五团一营三连连长 黄灿灿

植子，我不多说了。如果我有一天能回日本，我一定会来找你。我成不了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了，我想要的是，尽快让战争停下来，停下来。

我是香河正男。一个你不认识的日本国士兵。我好像是在爱着你。

——日军士兵 香河正男

麦子扬花，阿拉要回家……回家见爹娘，回家吃老酒，回家讨老婆，回家生儿囡。麦子扬花，阿拉要回家……回家开山种地，回家捞虾捕鱼，回家盖大屋，回家过日脚……

——江南民谣

开 场

蝈蝈蜷缩在电影厅的沙发椅上。他已经八十五岁,该是活一天算一天的年龄,所以他苍白的头颅就会动不动无力地垂下去。他的个头很小,却穿着明显有些宽大的衣服,使得他看上去像一个藏在麻袋里的人。他觉得该死的冷气就快要把他给冻成冰块了。这让他想起虎扑岭伏击战的那个寒夜。那时候风从四面八方吹来,他蜷在战壕里啃一只生冷的地瓜。

这里是中国杭州。西城广场。UME 国际影城 7 号影厅。

蝈蝈的左手握着一纸杯薯条,孙女赵念秋一本正经地说这薯条是土豆做的,蝈蝈却一点也没有吃出土豆的味道来。他患了严重的白内障,看出去银幕上是白晃晃的一片,仿佛那是另一个世界敞开着的入口。他不停地吃着薯条,心里却在想着一个奇怪的问题,赵念秋,一个露着长腿穿着短裤和红色运动鞋,年轻得一塌糊涂的姑娘,是怎么把自己骗到电影院来的?

然后他听到一声沉闷的枪响。他的内心欢叫起来,仿佛是闻到了火药的气息。那块灰白色的银幕上影影绰绰的人影在奔跑与晃动。接着,逼真的机枪声抽羊癫风般地响起来。蝈蝈的血液开始如一条暗红的河一样快速流动,他的呼吸变得急促,仿佛看到了七十多年前满目疮痍的秋天。那个十分平静的秋夜,虎扑岭一场伏击战的帷幕就要被火药撕开……

第一部分

逃跑的秋天



虎扑岭就是我葬身之地

1

一只蛤蟆睁着懵懂的眼睛,笨拙地爬过一块潮湿的巴掌大的山石。透过层层叠叠的雾气,它看到壕沟里横七竖八躺着一堆堆人,还看到一个少年腰上挂着的军号。它在军号边上逗留了好久,胸有成竹地认为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。天气转凉,已经听不到半个月前还十分闹猛的秋虫声,蛤蟆不由得叹了口气。这确实是一个忧伤的秋天,它这样想,并且懒洋洋地向前蠕动了半步。它突然记起冬天已经不远,它必须要找一处可以安身的洞穴度过潮湿而寒冷的季节。它再次抬起臃肿的眼睑时,看到了十五岁的少年号兵蝈蝈,正瑟瑟发抖地啃一只地瓜。天空无比辽阔,尽管天地间隔着层层叠叠的雾气,蛤蟆仍然能感觉到天空就像一口看不见底的深井。

蝈蝈藏在一身肥大的军服里。摩托化装备的高岛师团冈村联队,或许正穿过雾水向他所在的国军三十五团埋伏点迈进。张团长在一个多小时前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检查阵地,三十五团将要和第四军金绍支队在虎扑岭联合夹击冈村联队。巡查阵地的张团长看到抱着美式卡宾枪蜷成一团的蝈蝈,就伸脚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。蝈蝈一声不吭,他懒得呻吟。他的身体每天都在拔节,那条去年发下来的军裤已经短了一截,瘦得像麻秆的腿让他看上去很像一只丹顶鹤。

一场战斗来临之前,虎扑岭安静得仿佛整座山岭都已经死去。蝈蝈开始在雾气腾腾中想念老家临安,临安是一个屁股般大小的县城。如果在往常,秋天正是上山打核桃的季节。

蝈蝈特别盼望能回家上山打核桃。

2

张团长在野战帐篷里喝酒。他是站着喝酒的,他边喝酒边哼着一出目连

戏,听上去有些鬼哭狼嚎的味道。一碗酒下肚,张团长拖着一条瘸腿,在帐篷里摇晃着走来走去。他是绍兴孙端镇人,以前是镇上的算术老师,后来带着一面算盘去牛村当上了只有七个小學生的学校的校长。他觉得老是算数字没意思,就跑去投了军。那时候他班、排、连的战友,在大大小小的仗中差不多都死光了。而他除了一条腿被“三八大盖”粗大的子弹打穿一个洞伤了筋骨以外,基本上该在的都还在身上长着。他觉得这是一种运气,一个人如果能平安活到老,是需要运气的。他运气好,所以他在一次次扩充兵员后当上了团长。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光宗耀祖,当上团长让他觉得自己威风八面。但不管走到哪儿,他却一直没有丢掉那面陈旧的镶着铜边的算盘。那算盘是他在鲍同顺酱园当账房的爷爷留给他的。爷爷弥留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对他说,学一门手艺就有饭吃。

张团长停止唱戏,又喝下一口酒的时候,帐篷外传来了凌乱的脚步声。七名衣衫不整的士兵被拖进来扔在地上。督战队数名队员的枪管都对准了地上的七名士兵。张团长慢慢地拖着瘸腿走了过去。突然,一脚踢翻了一名地上跪着的士兵。张团长蹲下身,隔着一拳的距离脸贴脸地和那名士兵对视着。士兵吓得瑟瑟发抖,像是被冻坏的样子。张团长喑哑地笑了,说,你是怕死还是怕冷?

士兵说,长官,我们不想打仗。

当兵不打仗?那你们想干什么?

我们想回家。

张团长笑了,轻轻地托起了士兵的下巴,说,小杂种!你还有家吗?

帐篷外杂乱而急促的脚步声吸引了张团长的目光,他回头看了看,看到帐篷门口挤了一堆士兵的脸,显然都是来看热闹的。看上去他们的脸都有些浮肿,像一团团发酵的面粉。张团长看到了其中一张少年兵的脸,这是一张属于蝈蝈的刚刚开始长胡子的脸。蝈蝈的每一根胡子都感到了惶恐,他知道按纪律逃兵的下场是什么。果然,他看到张团长脸上浮起了向日葵一样的笑容。

张团长说,节约子弹。

督战队队员迅速地收起了枪,没人能看到他们是什么时候拔出匕首的。帐篷门口的人只看到督战队队员麻利地用手掌托起逃兵的下巴,手一挥,逃兵就

倒在地上不停地蹬腿,鲜血很快在地上洒开了来,像一张摊在地上的军用地图。蝈蝈瞪圆了眼睛,他清楚地听到了匕首入喉时噗的一声脆响,这让他的头一下子大了,身体开始发热,浑身沁出了细密的汗珠。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人杀自己人,就在这时候蝈蝈见到了黄灿灿。黄灿灿长得像一块铁疙瘩,矮腿,粗腰,厚嘴唇,皮肤黑亮得像泥鳅。黄灿灿连滚带爬地撞开人群冲进了帐篷,扑上去抱住最后一名还没有倒下的少年兵。蝈蝈看到那名少年兵和自己差不多年纪,裤子被尿洒湿了,黑了一片。少年兵的眼泪鼻涕在脸上糊成白花花的一片,他的鼻孔里甚至冒出了一个鼻涕泡。他大声地喊着叔叔,哭的样子有些难看,小眼睛和大鼻子全都挤到了一块。他说,叔叔,我想回家。黄灿灿的脸上顿时也白花花地湿了一片,他转过身用膝盖走路,跌扑着抱住了张团长的那条瘸腿。黄灿灿语无伦次地说,张团长,留我侄子一条命,我哥嫂单传,就他一个种。再说春芽是咱们村的人,你好歹也是咱们村的女婿,你要杀就杀我黄灿灿,我黄灿灿命不值钱,团长,团长……

黄灿灿不停地摇着张团长的腿,仿佛是要把他的腿从他身上摇下来。督战队队员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张团长。张团长凝望着一脸哀求的黄灿灿,最后还是点了点头说,杀。

这时候黄灿灿终于像一条疯狗一样从地上弹起来冲向张团长,但是却被几名警卫架住了。他的脚腾空乱踢着,如同章鱼不断扭动的触须。

张团长拖着一条瘸腿走到不停挣扎的黄灿灿面前,说,没人能说得了情,你也一样。

黄灿灿一口唾沫吐在张团长脸上,畜生,他才十五岁,他才十五岁,他才十五岁……

张团长没有擦脸上的唾沫,而是突然抽出了手枪把枪管猛地插进黄灿灿的嘴里胡乱地捅着,大声说,十五岁也是个中国人。你给我回去,守住你要守的阵地!

黄灿灿的一颗门牙被枪管硬生生地撞断了,他吐出一嘴的血泡和那颗牙齿,然后像一条癞皮狗一样被扔出了帐篷。扔出帐篷的时候,他看到了跪在地上的侄子绝望的目光。他随身带着的一副象棋也滚落在地上,“车”、“马”、“炮”

四处乱滚。他是一个喜欢四处拉人杀一盘象棋的人,但是在临战前的这一盘棋中,他输得一败涂地。他被扔在地上后没有马上起来,而是将脸贴在地上呆呆地望着许多杂乱无章的脚。那些脚在迅速地像潮水一样往后退,然后他看到了张团长拖着瘸腿从帐篷里晃荡着出来。

张团长的声音很轻,但是却十分清晰。他的头发被雾打湿了,所以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掌将湿头发压平。然后他平静地说,军令如山! 停滞不前者,杀!! 临阵脱逃者,杀!!! 被俘叛变者,杀!!! ……

围观的士兵一言不发,张团长的目光久久地望着天空中浓重的雾气,然后他的目光缓缓降落下来,盯着众人的眼睛说,兄弟们,都给我到炮火中去吧!!! 谁要是能在这一仗中活下来,谁就给死去的兄弟们年年烧纸。

张团长转身又回了帐篷。督战队队员开始拖着逃兵的尸体离去,那些尸体像一把巨大的拖把,在地上留下一条长长的血痕。空气中弥漫着血腥之气,它们浮动与穿梭着。这让蝥蛄开始不停呕吐,老想着那些喉咙里喷出血来的情景。事实上也就是从那天开始,他有了睡觉合不拢嘴的习惯。他总是记得刀子切入喉咙的皮肤与气管时,噗的一声脆响。

趴在地上的黄灿灿看到所有的人都散去了,只有蝥蛄腰间晃荡着一把军号,还在呆呆地望着他。蝥蛄上前低下身子,小心翼翼地,喂,你没事吧?

黄灿灿没有理会蝥蛄,他觉得浑身像被抽去了骨架一样绵软无力。他简直就像是一堆雨后的烂泥了。他面前的泥地上是一颗从他自己身上滚落下来的象棋子,上面号着一个“炮”字。黄灿灿的手艰难而缓慢地伸过去抓住了棋子,然后重重地扣在地上喊,天地炮!

一会儿,蝥蛄也落寞地转身离去,那挂在腰间的军号像一个酒客的酒葫芦一样晃荡着。黄灿灿仍然久久地躺在地上,他的面前终于一个人影也没有了,他只能听到帐篷里张团长噼里啪啦拨弄算盘的声音。张团长自言自语的声音从帐篷里传出来,七!

他说“七”! 那么张团长的意思是不是说,他杀掉了七个逃兵? 这时候黄灿灿感到了无限的悲痛,寒湿的地气不断地升上来冲进他的怀中,他看到蝥蛄腰间的军号随着他的走动不停地晃动起来,他就悲哀地号了一声,小狗啊。

“小狗”是黄灿灿侄子的名字。

蝈蝈回到战壕的时候，胃还在不停地翻滚。刚才的一场吐，让他把刚吃下的地瓜全吐完了。他蜷起身子仰望着天空中的一团团雾，在这样的观望中等待着黎明的来临，等待日军部队像一条蛇一样开进战场。新四军金绍支队按联合作战计划在日军背后设伏，以截断冈村联队的后路。在蝈蝈的想象中，新四军都是穿草鞋的，连服装都买不起，他们会不会拿弹弓和日军打仗？一只蛤蟆行动迟缓地在不远处向前蠕动着，它一点也不喜欢今夜浓重的雾水。在一块小石头边上，它不小心翻过了身子，白花花的肚皮朝向天空。蝈蝈伸出了卡宾枪的枪管，小心翼翼地帮那只蛤蟆翻过了肚皮。蛤蟆嗤的一声笑了，它继续向前缓缓蠕动。它想，多么奇怪而且寒冷的夜晚。

3

在另一边山坡的战壕里，新四军老兵陈岭北抱着一支老掉牙的“汉阳造”，双目无神地仰躺在潮湿的山地上。他记得部队开拔前，他被关在漆黑一团的禁闭室里。他被关禁闭的理由是他不仅嚷着要离队回家，还在街上一家成衣铺私自帮店老板量体裁衣。他赚来的一块大洋被没收了，满是高邮口音的连长拿着那块大洋吹了一下放在耳边听，仿佛是要分出这块大洋的真伪。然后他十分认真地说，大洋倒是真的。

昨天傍晚，他突然被从禁闭室里放了出来。连续关了四天，把陈岭北关得头昏脑涨，他手足无措地呼吸了一下禁闭室外的新鲜空气，觉得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快要发生了。一棵树上掉落下来几片叶子，歪歪扭扭地从他的眼前飘落。连长把那杆老掉牙的“汉阳造”扔还给他，他出手接住“汉阳造”的时候，刚好看到有一片树叶砸在了自己的脚背上。连长阴森森的目光在陈岭北身上逗留了好久以后才说，其实我也想回家。

连长又说，别老嚷着回家了，战场上杀鬼子去。

陈岭北什么话也没有说就随部队出发了。躺在虎扑岭这块潮湿的山地上，他开始想念远在暨阳县枫桥镇丹桂房村的家乡。他在镇上当了三年的小裁缝，

有一天在帮高升戏院唱戏的柳春芽缝了一套戏服后,随即迷上了她。柳春芽不说话,只是举着双手让陈岭北用软尺子量她的肩。柳春芽让陈岭北感到踏实和舒坦,陈岭北就不厌其烦地量着她的肩。他特别喜欢柳春芽的肩窝,他觉得那简直就是两个长在肩膀上的朝天酒窝。陈岭北后来亲自把戏服送到了高升戏院的门口,那天黄昏柳春芽从戏院出来,看到站得笔直的陈岭北手捧戏衣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看,柳春芽就笑了。柳春芽说,我会去店里取的。

陈岭北说,主要是我想早点看到你。

黄昏的风一阵阵吹来,柳春芽就记住了那个凉爽的黄昏。那天她一步步地走向小裁缝陈岭北,从陈岭北手中接过戏装。她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整个黄昏,只剩下了她和陈岭北两个人。

镇西头五仙桥上摸骨论相的陈丁旺陈半仙,睁着一对白眼斩钉截铁地说过,柳春芽和陈岭北会是天设一对地造一双,是上辈子注定的姻缘,就算是二郎神和法海和尚也不能将他们拆开。但是柳春芽自己就把姻缘轻轻松松拆开了,轻松得像拆一封信一样。她嫁给了一名刚刚驻扎到枫桥镇上的国军团长。她嫁给团长是因为她家的牛咬了葛老财家的青苗,葛老财非要让柳春芽的爹赔三十个大洋,不然的话他会让在保安团当小队长的儿子抓人。陈岭北的寡嫂棉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,把自己娘家陪嫁过来的玉镯子当了十个大洋,然后四处借钱还是只能凑到二十个大洋。当陈岭北和柳春芽在寡嫂棉花的陪同下去交钱和求情的时候,葛老财阴阳怪气的笑声再次响了起来,他突然脸一沉说,你们拿我当叫花子?

那天黄昏,陈岭北又站在了葛老财家门口。他一直盯着葛老财看,棉花带着柳春芽匆匆赶到葛老财家门口时,刚好看到陈岭北隔着天井,对着饭桌边的葛老财吼了一声,说!到底放不放人?

葛老财温文尔雅地摇了摇头说,门都没有。

沉默了一会儿,陈岭北终于觉得葛老财汤罐一样巨大的头颅令他十分不舒服,所以他上去打了一拳。在和葛老财厮打的时候,他掏出裁缝剪刀一刀扎在了葛老财的胸口。葛老财其实一点也没有感到疼痛,他还气喘吁吁地嚷着要去找在保安团当小队长的儿子,看上去有那种非要把陈岭北吃掉的架势。好久以

后他才看到胸口多出来的剪刀柄以及一些黏糊糊的血，血像面条一样挂落在他的布鞋上。葛老财怪叫了一声，他说，不好了，这下完蛋了。说完他直挺挺地仰天倒在了地上。惊惶得像一头小鹿的棉花让陈岭北赶紧逃，陈岭北舍不得那把裁缝剪刀。陈岭北觉得剪子就是他的饭碗，所以他把这带血的“饭碗”从葛老财的胸口拔了出来。他一把拉住柳春芽要走，柳春芽却挣脱了陈岭北的手说，我爹怎么办？

陈岭北说，我要紧还是你爹要紧？

柳春芽想了想，断然地说，我爹要紧。是他收养了我，他没有老婆没有儿子，离开他他就什么也没有了。做人要讲良心的……

陈岭北带着那把裁缝剪刀，腰间插着棉花匆忙之中塞给他的一双布鞋四处奔逃。他像被追赶的野鹿一样乱冲乱撞，一直逃到了队伍上才安定下来。后来他听说柳春芽嫁给了一名国军的团长。一切都像云一样淡了下去，柳春芽站在麦田中央的姿势像渐渐在水中化开去的墨一样，丝丝缕缕越来越淡。现在他的记忆里，更多的是想着寡嫂棉花。棉花给他做的那双布鞋，他一直舍不得穿，而是小心地用布绳绑在腰间。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应该娶寡嫂，嫂子一直照顾老爹，以及陈岭北的两个弟妹，支撑起这个破败得随时都会倒塌的家。为了救陈岭北突然发热生病的妹妹，她把嫁到陈家时的红棉袄也当掉了。两年前老爹请镇西五仙桥上的大先生陈丁旺给陈岭北写过一封信，陈丁旺不仅代写书信，而且还摸骨论相。他是个能看清一尺距离的半瞎子，一双白眼不时地对着天空翻动着。他写的信有点儿咬文嚼字：岭北吾儿，你嫂子苦也，你速归家与你嫂子共结连理。最后一句是父亲让陈丁旺大先生硬加上去的，十分的直白：你要是敢不娶你嫂子，你就别给老子回家。

陈岭北拿着那封沉甸甸的信，觉得他应该迅速忘掉柳春芽，赶紧回家把棉花娶了才对得起她。但是陈岭北一直回不了家，他不敢向部队提回家。当他壮着胆和连长说自己要回家时，连长当时就把茶缸子连同茶叶末子一起砸在了他的身上。连长用高邮口音的普通话大骂，说，你个逃兵给咱们连队丢脸。鬼子不赶走，你别想回家！

陈岭北说，鬼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敌人。